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“生辰綱”

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閨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“生辰綱”是不義之財，取之何礙。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搶將人來，揪住公孫勝道：“你好大膽！卻纔商議的事，我都知了也。”那人卻是“智多星”吳學究。晁蓋笑道：“教授休慌，且請相見。”兩個敘禮罷。吳用道：“江湖上久聞人說‘入雲龍’公孫勝一清大名，不期今日此處得會！”晁蓋道：“這位秀才先生，便是‘智多星’吳學究。”公孫勝道：“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說加亮先生大名，豈知緣法卻在保正莊上得會。只是保正疏財仗義，以此天下豪傑，都投門下。”晁蓋道：“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，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。”三個人入到裏面，就與劉唐、三阮都相見了。正是：

金帛多藏禍有基，英雄聚會本無期。
一時豪俠欺黃屋，七宿光芒動紫薇。

眾人道：“今日此一會，應非偶然，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。”晁蓋道：“量小子是個窮主人，怎敢佔上！”吳用道：“保正哥哥年長，依著小生，且請坐了。”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，吳用坐了第二位，公孫勝坐了第三位，劉唐坐了第四位，阮小二坐了第五位，阮小五坐第六位，阮小七坐第七位。卻纔聚義飲酒，重整盃盤，再備酒餚，眾人飲酌。吳用道：“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，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，豈不應天垂象！此一套富貴，唾手而取。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，今日天晚，來早便請登程。”公孫勝道：“這一事不須去了。貧道已打聽，知他來的路數了，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。”晁蓋道：“黃泥岡東十里路，地名安樂村，有一個閒漢，叫做‘白日鼠’白勝，也曾來投奔我，我曾齋助他盤纏。”吳用道：“北斗上白光，莫不是應在這個人？自有用他處。”劉唐道：“此處黃泥岡較遠，何處可以容身？”吳用道：“只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，亦還要用了白勝。”晁蓋道：“吳先生，我等還是軟取，卻是硬取？”吳用笑道：“我已安排定了圈套，只看他來的光景，力則力取，智則智取。我有一條計策，不知中你們意否？如此，如此。”晁蓋聽了大喜，攔著腳道：“好妙計！不枉了稱你做‘智多星’！果然賽過諸葛亮！好計策！”吳用道：“休得再提，常言道：‘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’只可你知我知。”晁蓋便道：“阮家三兄且請回歸，至期來小莊聚會。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。公孫先生並劉唐，只在敝莊權住。”當日飲酒至晚，各自去客房裏歇息。

次日五更起來，安排早飯喫了，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，送與阮家三兄弟道：“權表薄意，切勿推卻。”三阮那裏肯受。吳用道：“朋友之意，不可相阻。”三阮方纔受了銀兩。一齊送出莊外來，吳用附耳低言道：“這般這般，至期不可有誤。”三阮相別了，自回石碣村去。晁蓋留住公孫勝、劉唐在莊上。吳學究常來議事。正是：

取非其有官皆盜，損彼盈餘盜是公。
計就只須安穩待，笑他寶擔去匆匆。

話休絮繁，卻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，選日差人起程。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，只見蔡夫人問道：“相公，‘生辰綱’幾時起程？”梁中書道：“禮物都已完備，明後日便用起身。只是一件事，在此躊躇未決。”蔡夫人道：“有甚事躊躇未決？”梁中書道：“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，送上東京去，只因用人不著，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，至今無獲。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，在此躊躇未決。”蔡夫人指著階下道：“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，何不著他，委紙領狀，送去走一遭，不致失誤。”

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，卻是“青面獸”楊志。梁中書大喜，隨即喚楊志上廳說道：“我正忘了你。你若與我送得‘生辰綱’去，我自抬舉你處。”楊志又手向前稟道：“恩相差遣，不敢不依！只不知怎地打點？幾時起身？”梁中書道：“著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，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著車，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，上寫著‘獻賀太師生辰綱’。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著，三日內便要起身去。”楊志道：“非是小人推托，其實去不得。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。”梁中書道：“我有心要抬舉你，這獻‘生辰綱’的札子內，另修一封書在中間，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救命回來，如何倒生支調，推辭不去？”楊志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，至今未獲。今歲途中盜賊又多，此去東京，又無水路，都是旱路。經過的是紫金山、二龍山、桃花山、傘蓋山、黃泥岡、白沙塢、野雲渡、赤松林，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。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，他知道是金銀寶物，如何不來搶劫？枉結果了性命。以此去不得。”梁中書道：“恁地時，多著軍校防護送去便了。”楊志道：“恩相便差五百人去，也不濟事。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，都是先走了的。”梁中書道：“你這般地說時，‘生辰綱’不要送去了？”楊志又稟道：“若依小人一件事，便敢送去。”梁中書道：“我既委在你身上，如何不依你說。”楊志道：“若依小人說時，並不要車子，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，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。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，卻裝做腳夫挑著。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，卻打扮做客人，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，恁地時方好。”梁中書道：“你甚說的是。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救命回來。”楊志道：“深謝恩相抬舉。”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腳，一面選擇軍人。

次日，叫楊志來廳前伺候，梁中書出廳來問道：“楊志，你幾時起身？”楊志稟道：“告復恩相，只在明早准行，就委領狀。”梁中書道：“夫人也有一擔禮物，另送與府中寶眷，也要你領。怕你不知頭路，特地再教奶公謝都管，並兩個虞候，和你一同去。”楊志告道：“恩相，楊志去不得了。”梁中書說道：“禮物都已拴縛完備，如何又去不得？”楊志稟道：“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，和他眾人，都由楊志，要早行便早行，要晚行便晚行，要住便住，要歇便歇，亦依楊志提調。如今又叫老都管並虞候和小人去，他是夫行人的人，又是太師府門下奶公，倘或路上與小人驚拗起來，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？若誤了大事時，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？”梁中書道：“這個也容易，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。”楊志答道：“若是如此稟過，小人情願便委領狀。倘有疏失，甘當重罪。”梁中書大喜道：“我也不枉了抬舉你，真個有見識！”隨即喚老謝都管並兩個虞候出來，當廳分付道：“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，監押‘生辰綱’，十一擔金珠寶貝，赴京太師府交割，這干條都在他身上。你三人和他做伴去，一路上早起、晚行、住歇、都要聽他言語，不可和他驚拗。夫人處分付的勾當，你三人自理會，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，休教有失。”老都管一一都應了。

當日楊志領了，次日早起五更，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。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，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，都做腳夫打扮。楊志戴上涼笠兒，穿著青紗衫子，繫了纏帶行履麻鞋，跨口腰刀，提條朴刀。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；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。各人都拿了條朴刀，又帶幾根藤條。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。一行人都喫得飽了，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。看那軍人擔仗起程。楊志和謝都管、兩個虞候監押著，一行共是十五人，離了梁府，出得北京城門，取大路投東京進發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，雖是晴明得好，只是酷熱難行。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：玉屏四下朱欄繞，簇簇游魚戲萍藻。簞鋪八尺白蝦鬚，頭枕一枚紅瑪瑙。六龍懼熱不敢行，海水煎沸蓬萊島。公子猶嫌扇力微，行人正在紅塵道。

這八句詩單題著炎天暑月，那公子王孫在涼亭上水閣中浸著浮瓜沉李，調冰雪藕避暑，尚兀自嫌熱，怎知客人為些微名薄利，又無枷鎖拘縛，三伏內，只得有那途路中行。今日楊志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，只得在路途上行。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，端的只是起五更，趁早涼便行，日中熱時便歇。

五七日後，人家漸少，行路又稀，一站站都是山路。楊志卻要辰牌起身，申時便歇。那十一個廂禁軍，擔子又重，無有一個稍輕，天氣熱了行不得，見著林子，便要去歇息。楊志趕著催促要行。如若停住，輕則痛罵，重則藤條便打，逼趕要行。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，也氣喘了行不上。楊志也嘆道：“你兩個好不曉事！這干條須是俺的，你們不替灑家打這夫子，卻在背後也慢慢地挨。這路上不是要處！”那虞候道：“不是我兩個要慢走，其實熱了行不動，因此落後。前日只是趁早涼走，如今怎地正熱裏要行，正是好歹不均勻。”楊志道：“你這般說話，卻似放屁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，如今正是尷尬去處，若不日裏趕過去，誰敢五更

半夜走？”兩個虞候口裏不道，肚中尋思：“這廝不直得便罵人。”

楊志提了朴刀，拿著藤條，自去趕那擔子。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，等得老都管來，兩個虞候告訴道：“楊家那廝，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，直這般會做大老！”都管道：“須是相公當面分付，道休要和他驚拗，因此我不做聲，這兩日也看他不得，權且耐他。兩個虞候道：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，都管自做個主便了。”老都管又道：“且耐他一耐。”

當日行到申牌時分，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。那十個廂禁軍兩汗通流，都歎氣吹噓，對老都管說道：“我們不幸做了軍健，情知道被差出來。這般火似熱的天氣，又挑著重擔，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，都是一般父母皮肉，我們直恁地苦！”老都管道：“你們不要怨恨，巴到東京時，我自賞你。”眾軍漢道：“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，並不敢怨恨。”又過了一夜。

次日天色未明，眾人起來，都要趁涼起身去。楊志跳起來喝道：“那裏去！且睡了，卻理會。”眾軍漢道：“趁早不走，日裏熱時走不得，卻打我們。”楊志大罵道：“你們省得甚麼？”拿了藤條要打，眾軍忍氣吞聲，只得睡了。當日直到辰牌時分，慢慢地打火，喫了飯走，一路上趕打著，不許投涼處歇。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恨，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。老都管聽了，也不著意，心內自惱他。

話休絮繁，似此行了十四五日，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恨楊志。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，喫了早飯行。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，天氣未及晌午，一輪紅日當天，沒半點雲彩，其日十分大熱。古人有八句詩道：祝融南來鞭火龍，火旗焰焰燒天紅。日輪當午凝不去，萬國如在紅爐中。五岳翠干雲彩滅，陽侯海底愁波竭。何當一夕金風起，為我掃除天下熱。

當日行的路，都是山僻崎嶇小徑，南山北嶺，卻監著那十一個軍漢，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。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，被楊志拿著藤條打將來，喝道：“快走！教你早歇！”眾軍人看那天時，四下裏無半點雲彩，其時那熱不可當。但見：

熱氣蒸人，鬢塵撲面。萬裏乾坤如甌，一輪火傘當天。四野無雲，風寂寂樹焚溪岸；千山灼灼，剝剝石裂灰飛。空中鳥雀命將休，倒擲入樹林深處；水底魚龍鱗角脫，直鑽入泥土窖中。直教石虎喘無休，便是鐵人鬚汗落。

當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，看看日色當午，那石頭上熱了，腳疼走不得。眾軍漢道：“這般天氣熱，兀的不晒殺人！”楊志喝著軍漢道：“快走，趕過前面岡子去，卻再理會。”正行之間，前面迎著那土岡子。眾人看這岡子時，但見：

頂上萬株綠樹，根頭一派黃沙。嵯峨渾似老龍形，險峻但聞風雨響。山邊茅草，亂絲絲攢遍地刀鎗；滿地石頭，礮可睡兩行虎豹。休道四川蜀道險，須知此是太行山。

當時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，歇下擔仗，那十四人都去松陰樹下睡倒了。楊志說道：“苦也！這裏是甚麼去處，你們卻在這裏歇涼？起來！快走！”眾軍漢道：“你便剝我七八段，其實去不得了！”楊志拿起藤條，劈頭劈腦打去，打得這個起來，那個睡倒，楊志無可奈何。

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，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了喘氣。看這楊志打那軍健，老都管見了說道：“提轄，端的熱了走不得，休見他罪過。”楊志道：“都管，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，地名叫做黃泥岡。閒常太平時節，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，休道是這般光景，誰敢在這裏停腳！”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，便道：“我見你說好幾遍了，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！”老都管道：“權且教他們眾人歇一歇，略過日中行如何？”楊志道：“你也沒分曉了！如何使得？這裏下岡子去，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，甚麼去處，敢在此歇涼！”老都管道：“我自坐一坐了走，你自去趕他眾人先走。”

楊志拿著藤條喝道：“一個不走的，喫俺二十棍。”眾軍漢一齊叫將起來，數內一個分說道：“提轄，我們挑著百十斤擔子，須不比空手走的，你端的把人當人！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，也容我們說一句。你好不知疼癢！”只顧逞辯。楊志罵道：“這畜生不懼死俺！只是打便了！”拿起藤條，劈臉便打去。老都管喝道：“楊提轄，且住！你聽我說，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奶公時，門下官軍見了無千無萬，都向著我啣啣連聲。不是我口棧，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，相公可憐抬舉你做個提轄，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，直得恁地逞能！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，便是村莊一個老的，也合依我勸一勸。只顧把他們打，是何看待？”楊志道：“都管，你須是城市裏人，生長在相府裏，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。”老都管道：“四川、兩廣也曾去來，不曾見你這般賣弄。”楊志道：“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。”都管道：“你說這話，該剗口割舌，今日天下恁地不太平？”

楊志卻待再要回言，只見對面松林裏影著一個人，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，楊志道：“俺說甚麼？兀的不是歹人來了！”撇下藤條，拿了朴刀，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：“你這廝好大膽，怎敢看俺的行貨！”正是：

說鬼便招鬼，說賊便招賊，卻是一家人，對面不能識。

楊志趕來看時，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著七輛江州車兒，七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。一個鬚邊老大一搭朱砂記，拿著一條朴刀，望楊志跟前來。七個人齊叫一聲：“阿也！”都跳起來。楊志喝道：“你等是甚麼人？”那七人道：“你是甚麼人？”楊志又問道：“你等莫不是歹人？”那七人道：“你顛倒問，我等是小本經紀，那裏有錢與你？”楊志道：“你等小本經紀人，偏俺有大本錢！”那七人問道：“你端的是甚麼人？”楊志道：“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？”那七人道：“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，販棗子上東京去，路途打從這裏經過。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。我等一面走，一頭自說道：‘我七個只有些棗子，別無甚財貨。’只顧過岡子來。上得岡子，當不過這熱，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，待晚涼了行。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，我們只怕是歹人，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。”楊志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也是一般的客人。卻纔見你們窺望，惟恐是歹人，因此趕來看一看。”那七人道：“客官請幾個棗子去。”楊志道：“不必。”提了朴刀，再回擔邊來。

老都管道：“既是有賊，我們去休。”楊志說道：“俺只道是歹人，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。”老都管道：“似你方纔說時，他們都是沒命的！”楊志道：“不必相關，只要沒事便好。你們且歇了，等涼些走。”眾軍漢都笑了。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，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。

沒半碗飯時，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著一副擔桶，唱上岡子來，唱道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農夫心內如湯煮，公子王孫把扇搖。”那漢子口裏唱著，走上岡子來，松林裏頭歇下擔桶，坐地乘涼。眾軍看見了，便問那漢子道：“你桶裏是甚麼東西？”那漢子應道：“是白酒。”眾軍道：“挑往那裏去？”那漢子道：“挑出村裏賣。”眾軍道：“多少錢一桶？”那漢子道：“五貫足錢。”眾軍商量道：“我們又熱又渴，何不買些喫，也解暑氣。”

正在那裏湊錢。楊志見了，喝道：“你們又做甚麼？”眾軍道：“買碗酒喫。”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，罵道：“你們不得灑家言語，胡亂便要買酒喫，好大膽！”眾軍道：“沒事又來鳥亂！我們自湊錢買酒喫，干你甚事？也來打人！”楊志道：“你這村鳥，理會的甚麼！到來只顧喫嘴！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，多少好漢，被蒙汗藥麻翻了！”那挑酒的漢子看著楊志冷笑道：“你這客官好不曉事！早是不賣與你喫，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！”

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，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著朴刀，走出來問道：“你們做甚麼鬧？”那挑酒的漢子道：“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，熱了，在此歇涼，他眾人要問我買些喫，我又不曾賣與他。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，你道好笑麼？說出這般話來！”

那七個客人說道：“我只道有歹人出來，原來是如此，說一聲也不打緊。我們正想酒來解渴，既是他們疑心，且賣一桶與我們喫。”那挑酒的道：“不賣！不賣！”這七個客人道：“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，我們須不曾說你。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，一般還你錢，便賣些與我們，打甚麼不緊？看你不得捨施了茶湯，便又救了我們熱渴。”那挑酒的漢子便道：“賣一桶與你不爭，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。又沒碗瓢舀喫。”那七人道：“你這漢子忒認真！便說了一聲，打甚麼不緊？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。”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，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。七個人立在桶邊，開了桶蓋，輪替換著舀那酒喫，把棗子過口。無一時，一桶酒都喫盡了。

七個客人道：“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？”那漢道：“我一了不說價，五貫足錢一桶，十貫一擔。”七個客人道：“五貫便依你五貫，只饒我們一瓢喫。”那漢道：“饒不的，做定的價錢。”一個客人把錢還他，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，兜了一瓢，拿上便喫。那漢去奪時，這客人手拿半瓢酒，望松林裏便走，那漢趕將去。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，手裏拿一個瓢，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。那漢看見，搶來劈手奪住，望桶裏一傾，便蓋了桶蓋，將瓢望地下一丟，口裏說道：“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！戴頭識臉的，也這般羅咱！”

那對過眾軍漢見了，心內癢起來，都待要喫，數中一個看著老都管道：“老爺與我們說一聲，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，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，潤一潤喉也好。其實熱渴了，沒奈何。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，老爺方便。”老都管見眾軍所說，自心裏也要喫得些，竟來對楊志說：“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酒喫，只有這一桶，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。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。”楊志尋思道：“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，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，想是好的。打了他們半日，胡亂容他買碗喫罷。”楊志道：“既然老都管說了，教這廝們買喫了，便起身。”

眾軍健聽了這話，湊了五貫足錢，來買酒喫。那賣酒的漢子道：“不賣了！不賣了！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！”眾軍陪著笑說道：“大哥直得便還言語！”那漢道：“不賣了！休纏！”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：“你這個鳥漢子，他也說得差了，你也忒認真！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。須不關他眾人之事，胡亂賣與他眾人喫些。”那漢道：“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？”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，只顧將這桶酒提與眾軍去喫。那軍漢開了桶蓋，無甚舀喫，陪個小心，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。眾客人道：“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。”眾軍謝道：“甚麼道理。”客人道：“休要相謝，都是一般客人，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。”眾軍謝了，先兜兩瓢，叫老都管喫一瓢，楊提轄喫一瓢，楊志那裏肯喫。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，兩個虞候各喫一瓢。眾軍漢一發上，那桶酒登時喫盡了。

楊志見眾人喫了無事，自本不喫，一者天氣甚熱，二乃口渴難熬，拿起來只喫了一半，棗子分幾個喫了。那賣酒的漢子說道：“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，少了你些酒，我今饒了你眾人半貫錢罷。”眾軍漢湊出錢來還他。那漢子收了錢，挑了空桶，依然唱著山歌，自下岡子去了。

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，立在松樹傍邊，指著這一十五人說道：“倒也！倒也！”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，一個個面面廝覷，都軟倒了。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，把車子上棗子丟在地上，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，遮蓋好了，叫聲：“聒噪！”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。正是：

誅求膏血慶生辰，不顧民生與死鄰。始信從來招劫盜，虧心必定有緣因。

楊志口裏只是叫苦，軟了身體，掙扎不起；十五人眼睜睜地看著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，只是起不來，掙不動，說不的。

我且問你，這七人端的是誰？不是別人，原來正是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、三阮這七個。卻纔那個挑酒的漢子，便是“白日鼠”白勝。卻怎地用藥？原來挑上岡子時，兩桶都是好酒。七個人先喫了一桶，劉唐揭起桶蓋，又兜了半瓢喫，故意要他們看著，只是叫人死心搭地。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，抖在瓢裏，只做走來饒他酒喫，把瓢去兜時，藥已攪在酒裏，假意兜半瓢喫，那白勝劈手奪來，傾在桶裏，這個便是計策。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，這個喚做智取“生辰綱”。

原來楊志喫的酒少，便醒得快，爬將起來，兀自捉腳不住。看那十四個人時，口角流涎，都動不得，正應俗語道：“饒你奸似鬼，喫了洗腳水。”

楊志憤悶道：“不爭你把了‘生辰綱’去，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？這紙領狀須繳不得，就扯破了。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待走那裏去？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。”撩衣破步，望著黃泥岡下便跳。正是：

斷送落花三月雨，摧殘楊柳九秋霜。

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，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